

讀冊人的噩夢

受難者：戴揚文

訪談對象：本人

訪談時間：2014年6月19日

訪談地點：自宅

戴揚文小檔案

1926年 出生於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

1949年 經友人陳國坤介紹，參加在高雄舉行的讀書會

1960年 因十一年前參與中共組織舉行的讀書會，在枋寮國小打排球時被逮捕。判刑十年

1970年 出獄後，全家從枋寮搬到高雄，之後在多家公司任職

1976年 擔任土地登記代理人，退休後由兒子戴志鵬接手

89歲的戴揚文，迄今回想起半世紀以前的入獄之事，心頭多少還有些鬱悶，自認當年很冤，只不過讀了《資本論》、《剩餘價值論》兩本書，就坐了長達十年的黑牢。

回想起昔日往事，像是走入一場混沌的噩夢，夢裡如真似幻，受苦受難的艱辛，都只能一流淚，一人承擔。

慶幸的是，噩夢化成一陣又一陣的過眼雲煙……



戴揚文老先生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考上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¹

1926年出生的戴揚文，接受訪談時，太太戴王岡任，以及最小的兒子戴志鵬都陪在身旁，家人的感情非常緊密。他攤開妥善保存的一疊又一疊資料，娓娓訴說他如同大時代詭譎變動的一生。

「我出生在枋寮鄉的北勢寮（日治時期的稱呼），後來國民政府時代，改名叫保生村，枋寮漁港在我們村內，算是鄉內十分熱鬧的街

01 「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」在大正十一年（1922年）創設。國民政府來臺後，1945年該校改名為「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」，即今天的臺南一中。

區。父親原本是一名教員，但後來離開教職，自己在老家開設西藥房，同時也販售文具。」

戴家有七個小孩，戴揚文排名第四，家裡有五甲多的田地，他下課後就得趕回家幫忙務農。但是受到父親的影響，他從小就立志做個老師，在學校努力認真讀書，成績從來不讓父母擔心。

他一路從枋寮公學校（現今枋寮小學），讀到枋寮初等科。當時老師想幫助同學們順利升學，義務幫助大家補習，最後他終於如願考上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。一個人遠離屏東，在臺南租房子，展開他的外地求學生涯。

「當時的臺南第二中學校，是五年制，但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我只讀了四年，提前一年畢業。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夕，美軍時常轟炸南部，幸好我都能適時躲入防空洞，躲過一次又一次的劫難……」

戴揚文感慨地回憶二戰尾聲的情形。

只不過，他沒想到的是，前方還有更大的一場災劫在等著他，一腳踩入命運的陷阱……

1949 年參加讀書會

戴揚文畢業後，1945年3月去當學生兵，不到半年，日本就宣布戰敗投降，他提前退役回到了枋寮。他認為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後，國語及漢文在生活或求職部分都相當重要，他因而看書自學，三個月已有初步學習成果。

戴揚文回憶戰後如何走上教師之路。他說：「當年人力青黃不接，

學校相當缺乏師資，政府規定只要中學畢業，參加教育講習三個月，就可以取得教師資格。我就這樣擔任起枋寮國民學校的老師，一教就好幾年。」

戴揚文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，他希望參加政府的高考，獲取更好的就業機會。因此他一邊教書，一邊看了很多高考的相關書籍，並且透過同鄉陳國坤、洪文慶的介紹，說高雄市那邊經常舉辦讀書會，或許對他的高考之夢很有幫助，他因而在1949年前往高雄，參加了那場改變他命運的讀書會。那場讀書會的主要主持人為陳柏淵。

「我還記得讀書會尚未舉行，同鄉陳國坤便事先拿了兩本書《資本論》、《剩餘價值論》給我看，大家便在讀書會召開時一起討論。只不過，那時心裡就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參加這樣的讀書會，還要進行『宣誓』儀式？」

戴揚文參加完讀書會後，返回枋寮，生活和工作一切正常如昔。他依然擔任國小教職。從1949至1958年期間，他先從枋寮國小調到建興國小，接著到萬巒佳佐國小、枋山加祿國小任職，最後又調回枋寮國小教書。十二年的教師生涯，每天面對天真無邪的小朋友，他過得快樂又自在，以為一生就此平安度過。

十一年之後的大追捕

1949年戴揚文參加的那場讀書會，看似平靜無波。事實上，讀書會一案早就暗潮洶湧。

問題出在讀書會主持人陳柏淵的身上。根據警備總部1960年的起

訴書說，陳柏淵在 1947 年，透過友人王炎山的介紹，認識了共產黨臺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李媽兜，之後便開始積極投入活動。

陳柏淵成立讀書會，在高屏地區吸收成員，陳國坤、戴揚文等人便是其中之一。情治單位在 1949 年破獲臺南市工委會案先是逮捕李媽兜，隨後在 1951 年逮捕王炎山，兩人均被判決死刑，執行槍決。

陳柏淵一聽到圍捕他的風聲，立即逃到高雄旗山鎮獅子山區，這一逃就逃了十一年之久，情治單位也束手無策。1960 年，情治人員策動陳柏淵的母親勸說其子出面下山投案。陳柏淵到案後，供出高雄地區讀書會的部分成員，成員又供出其他會員，這一連續的牽扯，使得陳國坤、洪文慶、戴揚文等人都名列其中，一場大追捕隨即展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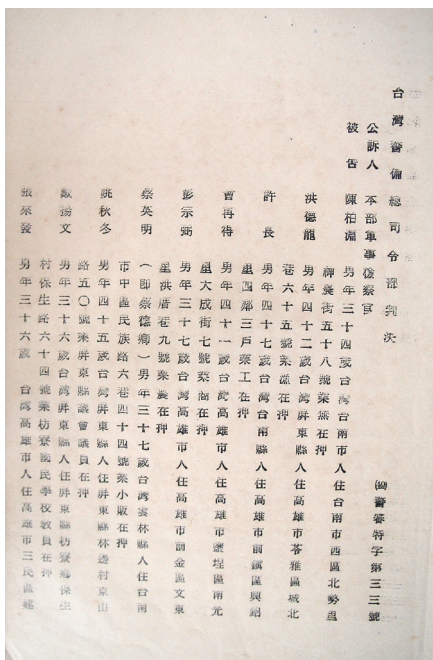
1960 年 1 月 14 日，戴揚文記得很清楚，他被逮捕的那天，正是農曆 12 月 16 日，剛好是傳統過年習俗中的「尾牙日」，再過幾天就要大年除夕。那天的情形，到現在仍如同倒帶般在腦海裡浮現。

「那時快過年了，晚上就要吃尾牙，心情格外輕鬆。上午到學校上班，下午和其他老師們，在校園的操場打排球。沒想到球打到一半，三、四個穿便服的人，走過來把我帶到附近的派出所。我壓根沒想到自己會被逮捕，想破腦袋，還是無法理出任何頭緒。」

派出所同時派人到戴揚文的家中，告知太太戴王岡任說：「你先生被警方帶走，請準備些衣服送過去。」戴王岡任聽到丈夫無緣無故被逮捕，心裡萬分忐忑不安，再看著家中幼小的三個小男孩不斷啼哭（最大的五歲，最小的三歲），她只好含著淚水，為摯愛的丈夫準備換洗衣物。

戴揚文當晚從枋寮派出所被帶到高雄調查單位。情治人員那晚吃了一頓豐富的尾牙大餐，但一旁的戴揚文完全沒有食慾，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去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別人度過歡樂的尾牙日。晚餐後，他和其他人一起被移送到臺北保安處。

在前往臺北的漫漫長路上，他看著車窗外一片漆黑大地，心情不禁跌落谷底，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否也陷入深濃的黑暗中？



戴揚文因多年前參加讀書會而被判刑十年，圖為判決書。
（戴揚文／提供；許清河／翻攝）

牢獄生涯

戴揚文來到臺北保安處，一關就是三個月的時間。期間，情治單位開始詢問他的種種「罪行」。他感到莫名惶恐，卻也開始從中推想了他被逮捕的前因後果。之前同鄉友人洪文慶，在聊天時和他說過共匪很厲害，可能會從枋寮海邊登陸之類的話。

他當時認為這些話都是阿慶仔吹牛瞎掰的話，沒想到聽進情治人員的耳裡，竟變成他們這些人要協助共產黨登陸的證據。此外，當年戴揚文參加高雄讀書會時，有個奇特的宣誓舉動，那時他心裡就有點納悶，卻沒空多想別的原因。

經過這次的偵訊後，他才知道，情治單位認為這樣的舉動，就是加入共產黨的宣誓。他對這兩頂壓在身上的大帽子，都極力加以否認，卻已難逃官方的主觀判定。

三個月後，戴揚文從保安處移監到軍法處看守所，一直到1962年，他才正式被判決。判決書上指戴揚文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「將軍隊交付叛徒或率隊投降叛徒者，處死刑。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三年以上、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」的規定，將戴揚文判處十年徒刑。

戴揚文知道被判處重刑後，深覺前方的人生道路佈滿尖銳荊棘，不知如何走過。不少獄友卻和他說，只要沒有被判死刑，生命都有一線生機。

他也坦言：「其實那段日子最難過的時間，就是等待判決的那兩年，



戴揚文（中）在太太戴王岡任（右）及兒子戴志鵬（左）的支持下，走過人生最低潮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如同心底有塊大石放不下，直到判決確定，才放下心中沉重的負擔。」

判決之後，戴揚文還在軍法處的看守所待了一段時間。所方看他表現不錯，便將他調往縫衣廠、洗衣工廠，擔任外役工作，有時還被指定為採買，可自由進出看守所，經常接觸到外面的世界。過了不久，他被調到龜山砂石場，負責挖砂石，為了工作便利，所方還同意他在砂石場附近租房子半年，和在社會上工作沒兩樣。

最自由的還是被調到新店軍人監獄（軍法處看守所的安坑分所）的那段日子。戴揚文最初被分配在縫衣工廠裡工作，隨後調到工程隊建造新的看守所，前前後後有近六年時間。

戴揚文回憶說：「或許我在所內的表現不錯，我犯的罪其實沒那

麼嚴重，所方對我很寬容，我在牢中的日子算是很好過。那段時間，我還全力為出獄後的工作做準備，趁工作之餘常跑去書局買書，勤念英文，充實自己。」

不過，最辛苦的還是戴揚文的太太戴王岡任。戴揚文被逮捕後，全家的經濟支柱便由太太一人艱辛扛起。戴王岡任回憶當年慘況，可說全家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中，她一個人不但要帶小孩還要工作，萬分辛苦。

戴王岡任說：「父親那時從南州糖廠退休，搬到萬巒新厝村開雜貨店為生，我們全家搬去和父親同住，並且幫忙看店。當時弟弟還在讀大學，負擔頗為沉重。所幸，在全家人的齊心協力下，終於度過難關。丈夫被關在臺北時，多次去看他，倒是小孩年紀太小，沒經常帶他們北上。」

戴揚文最小的兒子戴志鵬回憶父親被關時的情景。他說，「屏東距離臺北很遠，當時家裡經濟不是很好，尤其那時我還很小，家裡的人只有媽媽和哥哥去看過父親。過了十年，我十三歲時，爸爸才被釋放。從小對父親沒什麼印象，父親剛回到家時，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情，直到後來的長期相處，父子關係才愈來愈好。」

自創事業天地

戴揚文 1970 年出獄後，全家搬到高雄，重新出發。由於小舅子在運輸界工作，他從 1970 — 1974 年換了多家空運公司服務，直到

1976年他再次用功讀書，考上土地代書，自己創業，協助客戶處理土地產權登記事宜。

一般受難者在出獄後，往往受到情治單位長期監控，但戴揚文說，自己根本沒有犯罪，情治單位可能相當了解這種情況。因此，他後來找工作時，沒受到情治人員的干擾，也算自己很幸運吧！讓他在出獄後還能自創事業天地。

如今戴揚文已快90歲了，近年來他把公司業務交給小兒子戴志鵬處理，自己偶爾協助。他大部分時間都與太太過著清心恬淡的生活，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，他早已淡出命運的陰影，走出自己的生命道路。